

一年來東南亞局勢的變化與展望

羅石圃

一九七〇年，跨入了尼克森所強調的以談判代替對抗年代。但在對抗焦點的東南亞，談判不僅沒有能代替對抗，反而使戰爭擴大升高；美匪談判，既絲毫沒有減低共匪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且使東南亞若干國家，由聯邦禦匪的努力，轉而表示願與北平改善關係。如果大家不否認這是由于美國姑息言論和撤軍所造成的惡果，並相信尼克森防衛此一地區的諾言，則美國今後將如何改變此種情勢？從一年來局勢變化及美、匪、俄三方面所採的策略，我們不難看出未來的發展。

一 寮高戰爭揭開了去年東南亞變

局的序幕

一九七〇年，是東南亞最多事而又變化無常的一年。從一月起，寮國的戰火重燃——三個月前，已經被迫撤退的北越部隊捲土重來，分由寮北、寮南兩路進軍，其攻勢的凌厲，為向所未有。寮北一路，于攻下康開、川壩後，沿瓦瓶平原十九號公路西進，長驅直下，勢如破竹；至三月初，已佔領戰略要地——猛綏，使共匪所興築的滇寮公路，由此可與寮國的公路網啣接，並南向延伸，使此一公路直達與泰北一河之隔的北屏。

其南進的北越與寮共部隊，一面向高、寮、泰交界的三角地區進軍；一面圍攻緊鄰泰邊的寮南重鎮百細，並有一枝約二百人的部隊越入泰境，與泰共武裝匯合，一時泰、高兩國邊境告緊。尤其是美空軍偵察機在寮南遭到北越部隊以俄製地對空飛彈襲擊後，美方立即撤退所有駐百細的工作人員及眷屬，更使人心動搖；顯示北越此次對寮攻勢不同尋常，其目標並不止在擴大寮國對越南的交通線，所以泰國也不能不加緊在北部邊境佈防。（註一）

至三月初旬，寮南的攻勢雖被退阻，但寮北一路已攻下猛綏及其外圍的中立軍總部所在地旺永，並分兵兩路，將攻擊箭頭指向蠻卜拉邦與永珍，以致寮國兩都告警，泰、高兩國人心惶惶。不料河內廣播電台突于三月六日播報出寮共主動提出的和談五項條件，以美國空軍全面停炸寮國領土以換取停戰和談為重點。（註二）此已顯示北越發動寮戰，其主要目標，仍在加強對越南戰場的補給運輸，以使戰爭升高，企圖趁美軍撤退期間予以致命的一擊。

正當寮國和戰未定的時候，金邊又爆發了羣眾反共怒潮，三月十二日，高棉羣眾示威，要求北越和越共部隊撤出高境，至三月十八日，國會宣佈罷黜施亞努，與河內及越共談判破裂後，立即化友為敵，雙方展開戰爭。雖高棉新政府申明仍採中立外交，但已由左傾而右轉——與越南及泰國迅即進行復交工作，西貢亦立即派兵進入高棉並肩抗共，泰國的軍援品亦接着運抵金邊。更值得重視的，是一向對越寮戰爭置身局外的印尼，也以俄製彈藥運交龍諾政府，頓使東南亞局面由高棉的右轉而形勢大變。

共匪為應付此一新的形勢，遂于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華南某地，召開所謂印支三邦四方面高層會議，成立「印支民族解放陣線」，聲明全力

支持剛由共匪導演上場的施亞努政權復國。高棉的戰爭既因此迅速升高，越南戰場亦從此與高、寮連成一氣。但當金邊岌岌危殆的時候，尼克森總統于四月卅日斷然下令駐越美軍入高掃蕩北越的庇護所。雖作戰的期間僅限于兩個月，而共軍又轉移陣地攻下了寮南阿督坡及沙拉灣兩重鎮；但由于高越邊境的共軍基地已遭美越聯軍掃蕩盡淨，其重建的寮南基地，對越南戰場已感鞭長莫及，這是大有助於「越戰越化」政策實現的。

二 美匪談判是寮戰的導因

寮國和高棉戰局的擴大，揭開了整個東南亞政局變化的序幕，但戰局擴大的幕後，又是由于美、匪、俄政策的轉變所形成。自匪俄分裂以來，共匪要戰、蘇俄要和的爭執，首先表現在一九六二年的寮國和談。在日內瓦會議席上，美俄代表既一致主和；永珍三頭馬車式的聯合政府成立後，雙方又一直站在維護的立場。所以每逢北越部隊在寮國發動攻勢，美國空軍即忙於協助政府軍對抗，蘇俄駐寮大使，更忙於奔走停戰談和。

北平和河內以寮國為對東南亞戰爭的輸出總口，要堵塞住這一總口，美國方可以此此一地區各盟邦由和平建設而達成安定繁榮，以免赤禍。蘇俄要以永珍政府為其和平過渡而達到議會奪權的標本，俾導致河內及各國共黨放棄武鬥而疏匪親俄。美俄的目標雖屬南轅北轍，但維護永珍政府並促成止戰言和則屬一致。

可是去年一月北越發動的寮戰，莫斯科完全改變了一向對寮國的立場，不僅在戰事發動前，一再發表攻擊美、泰軍隊參與寮戰破壞日內瓦協定的言論；且痛斥共匪從香港供給入越美軍物資，及勾結「美帝」出賣兄弟國家黨派利益。至寮戰再起，由北越部隊以俄援飛彈破例地違反莫斯科規定使用于寮國戰場，及寮共開始擁有俄製火箭與坦克，均顯示此次寮戰，莫斯科的鼓勵多於北平。（註三）

若問蘇俄何以突然改變對寮國的立場？顯然是由于美匪重開華沙談判；加上華府一再遷就北平，顯示將撇開莫斯科而直接談判結束越寮戰爭，所以轉而指使河內發動寮戰，以表示此一地區的和戰並非決定于北平，祇要莫斯科一點首，則北越及其附庸立即重燃戰火。這是對華府示以顏色。至于對共

匪，則更有使其騎虎難下的作用，因為寮越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徒均迷信武力，所以對支持「武鬥」的北平均俯首聽命。河內如放棄武鬥，勢必使它們直接由共匪領導，故亦不能不堅持戰爭。乘美匪談判，蘇俄支持河內發動寮戰，北平如追隨其戰爭路線則無法與美妥協，否則越寮及各國共黨便將因此疏匪親俄。

當然，蘇俄這次支援河內發動寮戰，是針對美匪重開談判給華府與北平製造難題。共匪的答案是支持寮戰，但將蘇俄原定的攻擊重點由寮南轉向寮北，因為打通了十九號公路的猛綏，即可使滇寮公路循寮國的公路線與胡志明小徑銜接，對越南戰場得以公路線直接運輸，這是蘇俄所最不願的，也可以說是共匪對蘇俄的反擊。不過蘇俄認為沿瓦瓶平原進攻，尤其是爭奪猛綏時，美國空軍必然大舉轟炸，亦勢必波及共匪正在興建中的滇寮公路，美匪談判自將因此破裂。這便是去年春季寮戰重心由寮南突然轉至寮北的原因。

華府在此次寮戰中的對策如何？美國空軍雖對寮北共軍展開空前的猛烈轟炸，但始終撤開了附近的滇寮公路，連永珍的運輸機飛經該路上空遭到共匪築路部隊的射擊，寮國軍方一再請求報復亦遭到了堅決拒絕。（註四）最重要的，是白宮公開宣佈了美軍對寮國協防的實情，其人員都係志願役。接着空運僱傭兵兩營由泰入寮，這既使美國國內由反征兵而發展為反寮戰的運動停歇（註五）；共黨方面亦深知此項弱點無可利用，乃不得不于三月六日主動要求和談，將寮戰的目標，仍縮回到要求胡志明小徑免受轟炸。

三 共匪在東南亞支援叛亂的點、線、面擴展形勢

寮國的戰局，雖蘇俄並沒有達成其迫使美匪停止談判的目標；但高棉戰起以後，共匪則主動宣佈停止華沙談判。共黨方面，一致指摘金邊的反共反施亞努事件是美方有計劃的策動；果然如此，則顯示尼克森總統在此一地區並非處處被動也有主動，其「越戰越化」政策，乃表面消極而實際積極。再

從他在四月三十日，爲了對付共匪一手促成的「印支民族解放陣線」聯合攻勢，下令駐越美軍入高棉作戰，聲明不惜犧牲個人連任總統，更可見他防衛東南亞的決心，美軍分期撤退，並不表示此項信心的動搖。

在高棉局勢的變化中，使匪俄雙方在此一地區的對立情勢益加暴露。北平不惜與聲明仍採中立外交的高棉新政府斷交而卵翼施亞努政權，其用心在唯恐放棄戰爭路線，使北越及各國共黨領導權被蘇俄所掠奪。由蘇俄發動寮戰的教訓，更使它警惕到莫斯科的策略是可戰可和，乃隨時針對北平的立場而活用；所以它更毫不猶豫地宣布中止華沙談判，用以鞏固對此一地區的共黨武裝領導權，迫使蘇俄不得不追隨它的戰爭路線而援助河內。

蘇俄堅持不承認施亞努政權，一直讓它的大使留駐金邊，顯然是等待和平解決而與龍諾政府便于聯絡。但當蘇俄駐聯合國代表發表即將召開解決印支問題的日內瓦國際會議後的第三天，又出爾反爾的聲明此項會議的召集尚不合時宜。（註六），以河內與莫斯科的關係，蘇俄駐聯合國代表發表此項談話，自不能不先徵得河內的同意，其所以迅即有不合時宜的聲明，顯然是遭到了北平的反對，亦可見對河內的影響力，北平又以重拾武鬥路線而超過了莫斯科。

寮南阿督坡和沙拉灣的相繼被北越、越、寮、高共聯合部隊攻陷，這固然是由于北平的戰略指導——爲越高戰場重建補給基地，且可就近擴大對泰東北泰共叛亂區的支援；而緬共及其聯合的左翼民族叛軍，從滇西基地攻佔滇緬公路入緬首站的九谷，再沿此一公路攻佔北撣邦首府臘戍外圍各據點；且在南撣邦首府東義建立對外聯絡站，使共匪的支援補給，可經由緬泰邊境到達沿途各左翼民族叛軍地區，與流竄至緬南的紅白旗緬共武裝合流而叛亂再起。（註七）

泰馬邊區的共黨，也因緬共所開關的上項路線可以得到來自匪區的陸路補給，所以兩國聯防的海軍雖加強海上封鎖，而共黨的實力仍能不斷增長，其叛亂地區亦迅速擴大。東馬沙撈越與印尼沙里曼丹交界山區的共黨武裝，一年來既已由不及百人擴展爲五六百人，非南的峇那那峨，也因年初發現共匪所派的教練由印尼潛入該地，致有十二月初當地民族叛亂的警耗傳出，與呂宋的親匪「民抗軍」叛亂及馬尼拉學潮遙相呼應。

綜觀北平一年以來在東南亞所造成的叛亂形勢：在沿大陸邊緣，使寮北

、緬北的叛亂點已變成全面相連，再由滇寮公路與十九號公路打通後，因直通奠邊府而置北越于其包圍中，遂不能不更加聽命；且循胡志明小徑可直通寮、高、泰東北，使此一三角地帶又形成叛亂面而與它有公路線相連。其南伸的滇寮公路線通至北屏，泰北苗共的叛亂點，亦有公路線聯結，西面因緬共的發展，又可相互支援而與泰馬邊區共黨有山路可通。至于東馬與印尼邊區及非共基地，雖屬各據叛亂點，但亦有海上的聯接補給線。這已難看出共匪在東南亞的「武鬥」部署：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的策略，已在它統一指揮下大有進展。

四 聯防禦匪的機會輕易放過

由于春間中南半島形勢的突變——尤其是高棉對施亞努的罷黜以後，東南亞國家是亦喜亦憂。一向以其國土供北越及越共軍作爲越戰基地與庇所，且已成爲共匪支援東南亞各國叛亂前進站的高棉，突然與共軍化友爲敵而加入了自由陣營，這對近鄰的越、泰、寮國，固然是解除了肘腋的威脅，對整個東南亞的壓力，亦可因此減輕。但如何協助金邊新政府達成驅逐共軍出境的任務？越南既已斷然出兵入高，泰國亦認爲軍援高棉乃義不容辭，所以當印尼提出召開亞太國家會議以討論高棉問題的主張時，泰國一方面積極促成此項會議的召開；一方面招募高裔泰人僱傭兵，準備入高協助。

不料此項原以援助高棉抵禦共黨侵略，且藉以結成東南亞國家聯防禦共陣線的會議，在印尼外長馬立克的籌備過程中不斷變質。由軍援高棉，一度而爲企圖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北越和越共軍撤退，（註八）再變而爲呼籲所有外國軍隊一概撤離，並要求美、俄、匪共同保證高棉中立地位。此不僅使高棉、越南及泰國失望，連主張組成亞太國家援高部隊的印尼副議長，及枕戈待命援高的印尼武裝部隊，亦無不感到大出意外。（註九）

當然，東南亞國家的聯防，有賴于美國的支持。在耶城討論高局會議的發動時，華府正是苦于對金邊新政府愛莫能助，以致五角大廈主張透過東南亞及亞太盟國軍援高棉的時期，美方斷不會不盡力支持。所以馬立克在忙于籌備會議召開的最初，尙對記者宣稱：「印尼政府正考慮金邊對軍援的要求。」然而何以竟轉變爲限制高棉代表不能在會議席上有軍援之請？這可能是

蘇俄促使其變質于前，共匪又促使其再變質于後。

從受邀的國家名單，由反共國家一變而為以共黨及左傾中立各國家為主——其中包括共匪、北越、北韓、外蒙，以及錫蘭、印、巴、緬甸、尼泊尔等，馬氏透露共匪將不會參加，但在會議席上，可以迫北越攤牌。（註十）這顯然是蘇俄在幕後撐持，也就是莫斯科所聲稱由它保證的亞洲安全體系的初步形成。若問北越及中立左傾國家何以又拒絕邀請？這顯然是遭到了共匪的阻撓。由馬立克在宣佈擴大邀請名單前與蘇俄駐印尼大使不斷接觸，並稱莫斯科將支持此一會議，但以後又稱蘇俄唯恐外國指責為「美國服務」不便公開支持，以後又透露共匪經由羅馬尼亞表示對高棉問題，可以尋求到和平解決的途徑。（註十一）我們即可了解耶城會議的一再變質的內情與匪俄鬥爭的激烈。

當蘇俄透過印尼主張以亞太國家集體力量壓迫北越在高棉撤軍時，共匪深知這固然可以促使聯合軍援高棉的會議變質，以致華府透過亞太盟邦接高的腹案落空，但蘇俄如因此形成其亞洲安全體系的組織，對它的威脅尤有過之。所以北平的第一步對策是制止北越參加，並發動共黨陣營攻擊蘇俄支持此項會議為「替美帝服務」，迫使莫斯科不能中途縮手，共黨及中立左傾國家也祇好拒絕邀請。第二步再透過羅馬尼亞表示它願意和平解決高棉問題，使參加會議的雖多為反共國家，仍不以採取任何接高行動為討論的重點，連泰方提出的組成亞太國家陣線，出席的人員亦毫不關心，將亞太國家建立聯防的大好時機輕易放過。

正由于共匪支援東南亞共黨武裝戰線的積極與開展，蘇俄自不能不重循其和平路線而與共匪在此展開爭奪戰。如果我們瞭解自六月十二日寮共頭目再函馮瑪重提和談以後，雙方又從事談商程序問題，這是由于蘇俄在授意波蘭代表恢復監督委員會工作的同時，又密告北越不再增加軍援，並要求從寮北撤退其三萬軍隊所使用的強大壓力反應；（註十二）便不能不認為美國不支持寮國右派推翻為遷就和談而反對泰越派兵入寮南協防的馮瑪，是與蘇俄向河內施加壓力而有所默契（註十三）。至于共匪何以當時亦未反對寮共和談？可能是由于共黨軍隊正在寮南重建基地，越南與泰、高、寮四國正醞釀軍事聯盟，不如就美俄的協調以和談而破壞此項軍盟，俾寮南基地得以從容建立。所以一到目的達成，寮國的和議又重生波折。

五 共匪難以開拓外交的苦衷

一年來的東南亞局勢，都在和戰不定的情況下旋轉，其旋轉的主要動力，又是來自莫斯科、北平、華府，三方面都有主動與被動。由于美匪重開談判，使蘇俄改變了一向在寮國聯美制匪的主和立場，形成三角而並不邊且又變化無常的關係。有時似乎是匪俄站在一條戰線對美方刀槍齊舉，但當美方忙于招架時，並肩作戰的雙方又各施暗箭；有時又像美俄相聯以制匪，共匪在刀槍並舉時又對某一方面虛幌一槍以減少敵意。如走馬燈一樣，使東南亞各國當政者眼花撩亂，無所適從，以致一九六九年此一地區即將形成的聯合對匪陣線大亂陣腳。

先一年，各國雖恍于美英即將放棄對此一區域的防衛，但大家都在致力於區域合作聯防，並以防禦共匪為目標，其通好蘇俄，亦不諱言在借蘇俄的力量以制匪。可是經過一九七〇年的變化，若干國家已經對共匪抱有幻想。仰光既已派出大使過赴北平，馬來西亞新領導人拉薩克且一再聲稱願與共匪修好，印尼外長亦表示可能與共匪重續舊歡。這不能認為祇是他們自作多情，實由于共匪對東南亞各國亦已在暗中秋波迭送，羅馬尼亞即為其幕後牽線人，亦即耶城討論高棉問題會議的陰魂不散。

不過共匪今後能否與東南亞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其關鍵不在各國政府是否有此意願，乃在北平武裝暴力與和平共存兩條路線的矛盾如何統一？共匪在五十年代對此一地區的明交各國政府，暗援各國共黨叛亂的雙重外交，到六十年代已完全破產；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勢下，祇得明白宣告採取武鬥路線——竭力支援各國共黨以槍桿奪取政權。使和平路線成為蘇俄所專有，並藉此籠絡各國政府展開貿易外交關係，從而促使各國共黨棄戰從而遠離北平走上親莫斯科路線。

今後共匪如放棄武鬥，指使各國共黨放下武裝採取和平奪權政策，則親俄派共黨已領先一步，可能被他們捲入親俄陣營。何況到跨入七十年代的去年，蘇俄的指使北越與寮共發動寮戰，已顯示莫斯科在東南亞的策略，是武裝與和平兩條路線隨時可以針對它的變動而更易。東南亞各國共黨既多迷信槍桿裏出政權，一旦北平放棄武鬥路線，莫斯科可能以支援它們武鬥而奪去領導權，則二十年的努力培養均告落空。由高棉戰事發生後，共匪不惜斷然

與金邊絕交，與美國停止談判，公然支援所謂「印支民族解放陣線」作戰，顯示它在東南亞的策略，視支援武鬥以鞏固它對各國共黨的領導權，重於與各國政府的外交關係，亦即排俄重於抗美。

至於共匪能否再採取雙重外交路線——與各國建交或復交而不放棄支援各國共黨叛亂？印尼有此痛苦教訓固不敢重蹈覆轍，而馬來西亞新政府在聲稱願與北平修好時，亦附有須保證印支和平中立，放棄支援馬共等先決條件。再從它在寮國雖有外交關係，但多年來並未派大使，緬甸大使已赴北平任所數月，而共匪尚未發表駐緬人選，可見在蘇俄外交人員及親俄派共黨環伺的各國，它可能運用的外交力量不會太多；反而影響各該國共黨武裝對它的向心力，所以它並不重視建立外交工作的本身。

若問它何以又與東南亞國家迭送秋波？其主要目標在破壞各國在華府支援下的聯合防禦及經技合作，更不能讓各國由對美失望而被蘇俄納入其集體安全組織。次要目標在爭取各國在聯合國的支持——尤其要以示好阻止緬甸向聯合國對它的控訴。（註十四）所以馬、印（尼）雖一再表示願對它改善關係，北平並無直接反應，祇間接由羅馬尼亞代傳心意而已。這是共匪本身今後難以與東南亞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苦衷。

六 美俄今後在東南亞的動向

當前東南亞某些國家聲稱願與共匪修好的企圖，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有顯然的不同；並非祈望北平給予援助，而是換取北平不給予各國共黨武裝的援助。這由于大家已完全瞭解且毫不諱言東南亞的共黨叛亂，都是共匪戰爭的輸出，所以再不能以「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的空頭支票而換取友誼，必須即期兌現。今後北平既必將在去年由印支戰線所擴張的東南亞共黨叛亂點、線、面繼續用武，這些存有幻想的國家，亦勢必另謀對策。

如果大家不否認造成去年東南亞反共陣營陣腳大亂的因素：乃由于美國既與共匪重開談判，又在越南實行撤軍，加上反越戰，反對美軍介入寮高戰爭的聲浪，由國會到學府互相應和，使東南亞國家恍于美軍對此一區域即將抽腿而去；而標榜和平路線，且以阻止共匪輸出戰爭而籠絡各國的蘇俄，又反其道而支援北越再發動察戰；遂不得不轉而向北平求取和平。因此，美、

俄今後在此一地區的動向，亦將為促使一九七一年東南亞情勢轉變的重要成因。

尼克森總統的「越戰越化」政策——援助越南增強國防兵力以逐步接替美軍防務，使美軍分期撤退並不影響戰局，這是滿足國內鴿派的要求亦不放棄協防責任的兼顧措施。由美軍已撤出十三萬餘人，共軍並不能趁機得逞，即可見此項政策的成就。他雖明知巴黎和談乃空費唇舌，但亦並不因美軍無須等待和議告成即可主動撤退而停止談判，其用意亦在安內。與共匪重開談判，我們亦可作如是觀，且藉以加深匪俄猜忌。至于因此導致蘇俄在寮國棄和從戰，影響東南亞國家的聯合禦匪意志，這可能是始料所不及；今後勢必重作權衡，何況共匪已因得不償失而主動宣佈停止談判。

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尼克森在內對姑息份子，外對匪俄的三面挑戰，雖多方遷就，但並不犧牲美國協防東南亞的基本原則，且每當對方進攻其弱點時，他都能在防禦行動中予以還擊。如去年蘇俄指使北越在寮國發動春季攻勢，共匪亦由被動轉為主動的聯合攻勢，這顯然是針對他受制于國會不許美軍地面部隊捲入寮戰的弱點而擴大越南戰場。他立即宣佈美軍在寮協防的人員均為志願兵，使國內由反征兵而發展為反寮戰的聲浪頓減；接着即由泰國空運傭傭兵入寮參加地面戰爭，而高棉驅逐共軍事件亦接踵而起，使共黨陣營因此大亂。這說明他早有補救弱點的準備，並可在被動中採取主動。

再從他于高棉遭到共匪導演的「印支民族解陣線」聯軍進攻，形成金邊危急萬分又非越南高部隊所能解救時，斷然下令美軍馳援，以及十一月間恢復對北越的轟炸，都顯示他並不受制于國會鴿派而坐視共軍猖狂。雖國會已作成限制美軍參加越南以外地面作戰的議案，但為保護美軍安全撤退，總統仍具有下令選擇敵人要害地區出擊的權力。何況高棉兵員充裕，戰志昂揚，所需要的是裝備、訓練和完成戰備的時間。越南部隊既可以隨時應其需要而馳援，泰國又已就美方給予的裝備為高棉訓練新軍。所以高棉在戰爭中所練成的一支強大勁旅，不久即可以縱橫于此一地區的最前哨戰場。

在寮國戰場，雖因溥瑪醉心和談使四國軍盟未能訂結，但美泰方面已有傭傭兵在寮參加地面戰爭，而寮軍的裝備亦于去年大事更新。一旦高棉軍隊成為勁旅可以阻止共軍由寮邊入境，則共黨在寮國作戰的意義亦因此減小。何況蘇俄對北越在寮作戰祇許以開擴入越南的運輸線為目標，不許危及其作

為和平示範的薄瑪政府，所以寮國是自由國家對共黨陣營的戰場，也是匪俄衝突的焦點；其和戰，直接關係着河內好戰與主和兩派的爭端，間接關係着匪俄對北越領導權的爭奪。聽任其邊談邊打，正是為共黨陣營留存一矛盾地區。

至于共匪企圖以寮國為向泰國的戰爭輸出口，由十月以後，滇寮公路從猛綏南伸至泰邊北屏的一段，已因美軍轟炸而停工，亦顯示尼克森必將履行其堅守泰國防線諾言的決心。何況蘇俄在共匪再堅持戰爭以後，又不得不重拾其和平路線，在泰國急謀訂結貿易協定，對大馬正謀增加購膠額以阻止與北平修好，且不惜應允印尼舊欠緩償再貸新債的要求。從其駐星大使透露：亞洲安全體系的形成，在去年的東南亞頗有進展（註十五），可見莫斯科今後仍將繼續以貿易貸款援助此一地區國家，非俄的建交談判，已進至密鑼緊鼓階段即其一例。

七 聯防合作的展望

由于美、俄、匪在東南亞的明爭暗鬥已由紊亂而漸趨明朗，東南亞國家自不會再存有敵友不分的情況。馬來西亞新總理于訪問泰印（尼）後，聲明大馬不再作與共匪修好的幻想，這當然是由于泰方忠告他共匪無保證東南亞中立的可能，印尼外長馬立克亦謂保證中立不能有共匪插手所使然，但亦不能不認為是陣線漸趨明朗所起的作用。（註十六）

因此，我們認為跨入七一年以後，東南亞國家在聯防禦匪工作方面，將再度致力。去年耶加達的高局會議固然因一再變質而變為呼籲和平，但由各國自動自發合力謀求截止此一地區的戰禍，其團結合作精神的表現則為已往所未見。耶加達會議的動議發自東南亞國家協會會議席上，且以印尼外長為倡議人，可見此一定限定祇許談經技合作的區域性機構，其團結合作範圍已經突破了限制，這不能不說是由于客觀情勢所形成。

去年越、泰、高、寮的四國聯盟雖胎死腹中，但四國之間，却已有實際的聯防及軍援行動；泰國提議的「東南亞聯合禦共陣線」雖未實現，而泰馬、馬印（尼）聯防則共所採的聯合行動則已逐步加強。馬菲由沙巴問題所引起的緊張關係既于去年已言歸于好，菲方並要求馬政府在沙巴合作緝捕兩國

海域的武裝私梟，其實亦即阻截共匪對兩國共黨的補給路線。如果說這是由于共匪支援各國共黨武鬥的客觀情勢，使各國不得不共謀聯合行動，則此種聯防，今後自必隨共匪在此一地區所支援的叛亂擴大而擴展——由雙邊而逐漸形成多邊的聯防。

美軍今年必將繼續撤退，可是越南、高棉、泰國的防衛兵力已迅速增強，星馬在加速建軍，五國聯防及英軍宣佈仍留駐星馬，其兵力雖不大，但對當地人心及白宮計劃並不因撤軍而放棄對東南亞協防計劃的精神支持，則有相當作用。再透視担任印支戰場主力的北越，單從兵源枯竭着眼——這項蘇俄無法援助，共匪可以支援而又為北越所不敢接受的弱點，使戰爭再難以升高，勢必形成共匪所主張的長期遊擊戰爭。

展望東南亞今後的情勢，其戰火雖將蔓延得更廣泛，但不會再有如奠邊府的或溪生的大規模戰爭；且陣線亦必漸趨明朗，各國將于聯防合作下以謀求從繁榮中達成和平。

註(一)(三)：請參閱本刊九卷八期拙著「印支三邦局勢對美匪俄的考驗」

註(二)：參見合眾社五十九年三月九日電

註(四)：見去年三月十日美聯社記者從滇寮公路所發電訊

註(五)：見香港星島日報去年三月十八日所載駐美特派員梁厚甫所撰「

寮國局勢幕後」一文

註(六)：見美聯社聯合國五十九年四月十七日電

註(七)(十四)：請參閱本刊上期拙著「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

一文

註(八)(十)：見去年四月廿三日法新社耶加達電

註(九)：見去年四月廿五日南洋商報耶加達廿四日綜合電

註(十一)：見去年七月十五日美聯社耶加達電

註(十二)(十三)：請參閱本刊九卷十二期拙著「寮國和談的經緯與評價」

註(十五)：見去年十月廿七日合眾社星加坡電

註(十六)：見去年十二月廿日路透社耶加達電